

一翎·著

漩湫

xuantiu

在危机的漩涡里搏击，在商海的险境中求生，在爱情的迷宫里寻求，在人生的低谷里奋起。
她周旋在三个男人的爱恨情仇中，步步险境，以勇气、坚忍和智慧，战胜重重磨难。



百花文艺出版社

漩湊

xuanfu

—翎·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漩湫/一翎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 - 7 - 5306 - 5546 - 7

I. ①漩… II. ①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330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223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楔 子	1
第一集 非常邂逅	3
第二集 祸不单行	17
第三集 阴差阳错	32
第四集 危机重重	45
第五集 临危受命	58
第六集 内忧外患	70
第七集 狭路相逢	83
第八集 险象丛生	96
第九集 水火相容.....	109
第十集 栩栩如生.....	121
第十一集 情仇爱恨.....	134
第十二集 意乱情迷.....	148

目录/contents

第十三集	抵死缠绵·····	161
第十四集	阴雨连绵·····	173
第十五集	防不胜防·····	185
第十六集	明争暗斗·····	203
第十七集	无处可逃·····	216
第十八集	记忆犹新·····	231
第十九集	冤家路窄·····	249
第二十集	真相大白·····	261
第二十一集	圆满结局·····	272
后 续·····		283

楔 子

高空俯望 威华市海滨路

一行婚礼车队在起伏的公路上疾驰，前面第四辆车被装饰得花团锦簇，闪亮的花边彩带迎风飘舞，把喜庆的气氛一路撒播……

突然间，一股浓烟从前面第三辆车底部冒出，紧接着轰的一声，天动地摇，火光冲天，那辆轿车瞬间四分五裂。强烈的冲击波让第四辆车像偏离了轨道的星体，飞速撞向路边的栏杆……

第一集 非常邂逅

镜头闪回 北京机场 早晨

晨曦透过落地玻璃窗射进来，在光亮的地板上投下大大小小的光影。偌大的机场售票大厅里人影凌乱，嘈杂声此起彼伏。

苏映雪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排队换登机牌。

还差两个人轮到苏映雪的时候，播音员好听的声音穿透噪声响彻大厅，“乘坐CA1585航班的乘客请注意，由于机修缘故，上午七点十分的班次取消，请及时换票，改乘十一点二十分的航班。因临时检修给各位乘客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天呀，为什么意外总是突如其来？真让人抓狂！

听到播音，苏映雪立刻一蹦三尺高，十一点二十分的航班？那等它两小时后落地，姐姐的婚礼早完了。她可是姐姐的伴娘呀，这么一耽误，别说当伴娘，连饭局也赶不上了。

起了个大早，坐地铁、转机场快线，连早饭都没吃，结果碰上了这样的事，真给人添堵。苏映雪火大了，冲前面售票员嚷道：“早干吗去了？机检有问题为什么不提前解决！”

售票员面若冰霜，不理她。

后面有人扯苏映雪的袖子，说：“换不换票，不换请让位。”

我靠！

苏映雪一肚子火没处发，一拽胳膊，转过身怒目相向。她凶巴巴的目光被高大的

身影拦截，于是不得不仰着头顺着那人的胸膛往上找人头，只看见一张帅脸很不耐烦地看着她。剑眉，星目，挺直的鼻翼和线条迷人的嘴唇，苏映雪愣了一秒钟，刚要继续抗议，被那人用手一拨，她就被迫撤离原地，眼巴巴地看着那人大摇大摆地占了她的位置，换票。

售票员小姐立刻春暖花开，笑容满面。

苏映雪气爆了。她抢上去，一把把那人放在柜台上的身份证和机票扫到地上，把自己的证件拍到了柜台上。

空气骤然变冷，售票员小姐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神怯生生地看着苏映雪后面的男人。

“请你把它捡起来！”一字一顿，那人指着地上的身份证咬牙切齿地说。

“自己捡！”

苏映雪横了他一眼，转过身拍了拍柜台，把身份证和机票推给售票员。

“我再说一遍，你，把它捡起来！”男人一把扳过苏映雪的肩膀，两眼喷火地逼视她，命令道。

苏映雪觉得自己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在男人的魔掌下随时会飞出去。可她毫无惧色，瞪圆了眼，盯着男人，也一字一顿地说：“请把你的手拿开！”

两个人就像斗鸡似的对峙着，怒火在空气里酝酿成炸弹，吓得其他人躲得远远的。

“嘿，两位，别这样，有话好说。沈逸凡先生，这是您的身份证和机票。”这时，售票员小姐机灵地转过柜台，把地上的身份证和机票递了过来，好言好语地劝解。

“哼！”沈逸凡松开了手，整了整自己的衣服，接过身份证和机票，对售票员点了点头，说，“谢谢。”

变脸比翻书还快！苏映雪瞅瞅沈逸凡，再瞅瞅售票员，用尽全力深呼吸了一下，就听见那个沈逸凡说：“学着点儿，没见过女孩子家有像你这么没教养的。”

哇呀呀！

苏映雪真想一脚踹过去，想了想，还是没有抬脚。再说，就是打也打不过他，而且这大庭广众的，如果真像个泼妇似的和他斗，有损她的光辉形象。

苏映雪再全力深呼吸了一下，咬着嘴唇，压着火，抓过售票员递来的机票转身就走。只觉得这个早晨让人郁闷透顶。

苏映雪掏出手机拨通爸爸的电话，“爸，飞机误点了，我得一点多才能到家。”

爸爸：“昨天让你回，你不回，这下好了吧？”

苏映雪：“昨天我们考试好不好？”

爸爸：“好好好，这丫头。你不用着急，放心，好吃的给你留着，回头我跟你妈、你姐说一声。”

苏映雪：“嗯，好的。爸爸最好了。”

爸爸：“别贫嘴了，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可舍不得骂你。呵呵，小雪，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好大的蛋糕，到时候你的生日 PARTY 和你姐的婚礼晚宴一起开，喜上加喜，热闹着呢！”

“好呀好呀，以后姐姐一过结婚纪念日就得同时给我过生日，爸爸真会选日子！”苏映雪心情好了许多。

“是呀，小雪，记着噢，今天可不许生气，飞机晚点没什么的。对了，你还没吃饭吧，赶紧找地方吃饭去，别饿着，下午让刘东去机场接你。”

“好的，爸爸……我爱你。”苏映雪心里暖暖的。

“傻孩子，爸爸也爱你，赶紧去吃饭。”

挂了电话，苏映雪笑了笑，转身走向机场快餐店去吃饭。

安检口 十点四十分

苏映雪翻遍了全身的口袋，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

怎么搞的？苏映雪急出一身汗来。不会连这个班次也废了吧，再找，还是没有。

难道是早晨换票的时候忘在售票柜台上了？

屋漏偏逢连阴雨，她苏映雪今天怎么这么倒霉！现在她上哪儿找那张身份证去？她连早晨在哪个售票口换票都忘了，难道要她一个个去问？等她问完了，飞机早上天了。

苏映雪又气又急又恨，看着偌大的机场大厅里密集的人群，头昏脑涨却束手无策。

安检员示意苏映雪闪到一边，检查后面的人。

怎么办怎么办？苏映雪急得焦头烂额。

“嘿！”

有人在背后捅了捅苏映雪。

苏映雪转头一看，竟然是那个叫沈逸凡的浑蛋，他跟着她干什么？不怀好意的家伙。苏映雪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过身不理他，拍着脑袋拼命想是在哪个售票口换的票。

“苏映雪，亏你叫这么好听的名字，脾气坏，记性差，碰上你可真够倒霉的。”那个浑蛋公报私仇，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地揭露她。

“喂，我警告你，别找不自在，老子心情不好！”苏映雪压着火低声对他吼。

“噢，既然这样，那不打扰你了。不过，某人的这个东西在我这里，怎么办？”沈逸凡亮出苏映雪的身份证来，嘴角挂着一抹邪邪的笑意。

他笑得可真欠揍！可是，好在他还能把她的身份证亮出来，要是他藏着或者丢哪儿了，那她今天哭都没地儿去了。苏映雪张口结舌地看了看身份证，又看了看沈逸凡，二话不说，上去就抢。

沈逸凡胳膊一举，那张身份证就上了天，苏映雪够不着。

“谢谢我，向我道歉！”沈逸凡用的是命令的口气。

趁火打劫的家伙！苏映雪恨得咬牙切齿，但身份证在他手里呢，说声对不起又不会死人。苏映雪沉了沉气，冷着脸闷声说：“对不起，谢谢你。”

“态度不诚恳。”

奶奶的！

“嘿，你们到底进不进去！”安检员催促道。

“进去进去。”苏映雪陪着笑脸对安检员说，转头僵着一脸的笑对沈逸凡点了点头，说，“沈先生，谢谢你把身份证还给我，我为早上的失礼向你道歉。”

“哟，恐龙变羊羔了，不容易不容易，进化得挺快。”沈逸凡冷嘲热讽，把身份证递了过来。

苏映雪一把抢过身份证，立刻翻了脸，“别让我再见到你，可恶！”

“你……”沈逸凡瞪圆了眼怒视她，就看到苏映雪脱下外套放到安检箱里，出示身份证，走进了安检口接受电子扫描。脱掉大衣的苏映雪穿着及膝的黑色羊绒裙，黑色高筒皮靴，长发披肩，身姿窈窕，整体的黑色调下，她那五官精致的脸显得别样生动。沈逸凡心里一动，想，这丫头不找别扭的时候看着蛮顺眼的。

检查完了，苏映雪穿上了黄色羽绒服，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候机室。

一刻钟后，沈逸凡也进了候机室。

23号登机口在候机室的最东边，沈逸凡远远地看到苏映雪走到了23号登机口前排队——已经开始登机了，他加快脚步赶了过去，看见苏映雪很不友好地瞅了他一眼，进了机舱。

飞机上 十一点四十分

苏映雪刚坐稳，就看到沈逸凡东张西望地走了过来。苏映雪不想理他，转头看向窗外。

沈逸凡再仔细核对了一遍登机牌，没错，他的座位就在苏映雪旁边。呵呵，他和

这女孩还真有缘分，他苦笑了一下，只好坐了下来，看看冷漠的苏映雪，觉得没趣，就从前面椅背后的便利包里抽出一份报纸，举在眼前看了起来。

苏映雪心里一紧，转头一看，沈逸凡竟然坐在她旁边，正一板一眼地看报纸呢。苏映雪心里暗暗叫苦，觉得浑身不自在，就又转头看窗外。

这时，飞机轰鸣着冲上高空，机窗外飞云流动，城市由大到小，最后变得像积木。

飞机里的空气沉闷无比，沈逸凡一直在看报纸，像一尊雕塑。

苏映雪扭得脖子都酸了，而且窗外也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了，她的头又晕晕的很不舒服。她轻轻拍了拍额头，不由得暗暗着急，希望飞机像火箭，一下子就能到达目的地。

威华市基督教堂 十一点四十分

宽敞明亮的教堂里摆满了玫瑰花，鲜红的地毯直铺向白色大理石宣誓台，身穿黑袍的神父庄严地站在那里，慈善的目光注视着渐渐走近的新娘和她的爸爸。

新郎站在宣誓台下，转身看着新娘。

亲朋好友分立在红地毯的两边，脸上都带着祝福的微笑。

悠扬轻盈的音乐回荡在教堂里，温馨而浪漫。

新娘松开爸爸的手走向新郎，把手放进新郎的手里，和他并排站立，面向宣誓台。

新娘身穿一袭白色婚纱，露肩、束腰、拖地裙摆，淡淡的妆，显得飘逸脱俗；新郎穿白色西装，打米色领带，玉树临风、气度不凡。

两人相视一笑，松开相牵的手，望向神父。

神父微微点头，抬头挺胸，目光扫视全场，音乐暂停，人群安静下来。

神父：“方子豪，你愿意娶苏碧玉小姐为妻吗？”

方子豪：“愿意。”

神父：“苏碧玉，你愿意嫁给方子豪先生吗？”

苏碧玉：“愿意。”

神父：“好，我以神的名义宣布，方子豪先生与苏碧玉小姐结为夫妇，从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无论富贵、贫困、疾病……都相守相依，不离不弃……请交换结婚戒指。”

方子豪和苏碧玉相视一笑，甜蜜地为彼此戴上戒指，然后拥抱着亲吻。

宾客掌声响起，花瓣如雨撒向两位新人，教堂里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方子豪拉着苏碧玉穿过人群，带领宾客走出教堂。苏碧玉的爸爸苏企锐、妈妈周海怡坐在前一辆凯迪拉克上，苏碧玉和方子豪坐在后面装饰华美的婚车上，其他的宾客各自就位，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德隆大酒店参加喜宴。

飞机上 十二点十分

苏映雪的胃胀得厉害，伴着头晕恶心。她极力忍耐，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捂着嘴巴，难受得要命。

“你没事吧。”沈逸凡忍不住问。

“我……哇……”苏映雪一张嘴，只觉得胃部一阵痉挛，一股激流喷射而出，吐了沈逸凡一身。

难闻的气味刺激得沈逸凡干呕，他扔掉报纸，看着胳膊和腿上一片狼藉，又看看瞪大眼睛的苏映雪，气得脸色铁青。

一个空姐走过来，领着沈逸凡和苏映雪去洗手间清理。

吐过后，苏映雪觉得舒服多了，她偷偷瞅了瞅忙着洗手洗胳膊的沈逸凡，垂下眼帘难为情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是有心的！”沈逸凡甩着手上的水，气呼呼地说。

“我就是有心的，你能怎样？”苏映雪一听气坏了，愧疚感一扫而空。

“你……”沈逸凡冲她扬起了手。

苏映雪大惊，一激动，胃部又翻腾了一下，这次连沈逸凡的另一条腿也遭殃了。

“我靠，你……”沈逸凡气急败坏，放下虚张声势的手，踢着脚，从手纸箱里扯出一大截手纸低下头擦皮鞋。

这时，空姐进来了，递来两个清洁袋，说：“先生，我想你的女朋友晕飞机，请用清洁袋，以免再次呕吐弄脏座位。”

“晕飞机？真是麻烦……小姐，请给她倒杯水。”沈逸凡一边手忙脚乱地清理杂物，一边说。

“好的。”空姐用纸杯接了一杯矿泉水，送到苏映雪手里说，“你男朋友真体贴。”

苏映雪尴尬地笑笑，接过杯子道谢，看看沈逸凡，正对上沈逸凡恼恨的目光。苏映雪无辜地眨眨眼，捧着杯子逃出了洗手间。

沈逸凡好不容易弄干净了，仍然觉得浑身难受，难闻的气味驱之不散，被水浸过的衣服透着寒气，这些让他心情坏透了。可他回到座位上时，看到苏映雪脸色苍白、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只好压住怨气，轻手轻脚地坐下了。

沈逸凡坐下没多久，苏映雪头一偏，就靠在了他的肩膀上。

她竟然睡着了！

沈逸凡难以置信地看着苏映雪，想把她一把推开，试了两次没忍心。睡着的苏映雪神态安详，像个天使。

沈逸凡叹了口气，目光挪到了苏映雪的手上，看到她握着一只红色手机，就轻轻地把手机抽了出来，推开滑盖，看到了苏映雪的自拍照，吐舌瞪眼，小模样调皮可爱。他会心一笑，就按键拨通了自己的手机，然后把手机放回苏映雪的衣服口袋里，在自己的手机上记下苏映雪的手机号码。

沈逸凡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觉得自己像个作弊的学生，他看了看时间，十二点四十分，再有一个小时，飞机就到站了，他的女朋友江月会接他。

想到江月，沈逸凡烦乱的心情平和了些。

威海市海滨路 十二点四十分

苏碧玉、方子豪新婚的车队在蜿蜒的海滨路上驶向市区。时值寒冬，路边的树枝杈嶙峋，在寒风中东摇西晃，显得面目狰狞；原野上，麦苗在积雪下时明时暗，整个看去像一张阴晴不定的脸。

车队在行进，优美的音乐撒满一路。

从前面数第三辆车上，苏企锐和周海怡并排坐着，谈论着女儿婚宴的相关事宜。

后面的婚车上，苏碧玉看着窗外乏味的景色，脸上始终挂着幸福甜蜜的笑容，把头轻轻靠在新郎方子豪的肩膀上。

摄影车上，摄影师不停地转换焦距拍摄——新娘乘坐的婚车被装饰得很漂亮，后备箱上固定着一个大大的心形玫瑰图案，闪亮的花边饰带随风飘舞……

所有的人都笑容满面，没人能想到下一秒钟，灾难从天而降。

“轰！”

一个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猛然响起，出现在镜头上的画面是，一股黑烟猛地腾起，紧接着，冲天的火团拔地而起，苏企锐夫妇乘坐的凯迪拉克残屑四散迸射，车体瞬间化为乌有！

巨大的冲击波直接危及后面的婚车，司机一慌，方向盘失控，车子像脱轨的星体，飞速冲向路边，势不可挡地冲毁路边栏杆，撞断了一棵粗壮的树，翻滚着跌向路边的麦田里……

苏碧玉惊叫了一声，惊惶地抱住方子豪的胳膊，翻滚的车子让她重心失衡，一下子把她甩倒了，随着汽车撞栏杆的巨大轰鸣声，苏碧玉的头不知撞到了什么东西，紧

接着她就失去了知觉……

前后的其他轿车齐齐地刹住，所有的人被这惊人的意外震得魂飞魄散。

天旋地转后，婚车终于不动了。前面的挡风玻璃碎得稀里哗啦，整个车体都变了形，空气里满是汽油刺鼻的味道，司机和新娘苏碧玉都软软地耷拉着脑袋不省人事了，新郎方子豪的头被碎玻璃片给戳破了，但他还活着，温热的鲜血顺着脖子流下来，巨大的疼痛让他头晕目眩，求生的本能让他竭尽全力爬出了车子，刚离开车子没多远，他就两眼一黑，扑倒在地上昏过去了。

婚车在身后轰然炸响，腾起的火光和上面公路上的火光遥相呼应，形成一幅惊魂的画面。

现场乱成一团……

威华市飞机场 一点四十分

苏映雪走出机场，看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卷发女孩子尖叫着扑向沈逸凡，搂着他的脖子欢呼雀跃，然后两人旁若无人地拥抱在一起。

苏映雪撇了撇嘴，东张西望，可是爸爸的司机刘东连个影子也没有。

苏映雪拿出手机给爸爸打电话，语音告知无法接通。苏映雪皱了皱眉头，怎么搞的，姐姐结婚，爸爸连手机都不开了，可是，上午还好好的。再打一遍，还是无法接通，苏映雪只好快步走向候客厅大门，等出租车。

外面风很大很冷，来了几趟出租车都让别人拦截了，苏映雪急得直跺脚。

沈逸凡和卷发女孩拉着手走出来，跑向一辆宝石蓝的别克。

路过苏映雪身边时，别克滑过去不远，停下来退了回来，沈逸凡探出头问苏映雪：“你去哪儿，看看能不能捎你一段路。”

苏映雪看了看沈逸凡，又看看满脸疑惑、充满戒备的卷发女孩子，坚决地摇了摇头。

这时，一辆黑色奔驰开过来，喇叭响起，苏映雪回头一看，是她爸爸苏企锐的奔驰，戴着鸭舌帽和金丝边眼镜的司机刘东冲苏映雪点点头，做了个请的动作。

苏映雪心里一喜，走过去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自作多情了吧？人家都不理你。”卷发女孩子取笑沈逸凡，把别克开走了。

沈逸凡从后视镜里看到刘东把奔驰开出机场。

两辆车向相反的方向驶去。

奔驰上，苏映雪问刘东：“怎么才来？”

刘东说：“路上车出了点儿小故障。”

苏映雪：“噢，喜宴已经结束了吧？”

刘东：“没有，才刚刚开始。”

“那太好了。”苏映雪欢呼了一声，她把座位调整了一下，仰靠着，闭上了眼睛。

“你困了吧，休息一下，到了我叫你。”刘东说着，关掉了音乐。

“好的，那你一会儿叫我。”苏映雪拍拍脑袋，她的头还是晕晕的，为了今天能回家，昨天晚上批改试卷熬到半夜两点，在飞机上又不舒服，把她折腾惨了，这会儿一放松，她就有些困意了。

车子穿过闹市，无声地前行……

东环路上 别克轿车里 一点五十分

“刚才那是谁呀，为什么你要捎着她？她……长得挺漂亮……”江月一边开车，一边说。

“机友。”沈逸凡说。

江月：“呵呵，帅哥走到哪里都能碰上美女。”

沈逸凡：“咦，听这腔调咋这么酸呢？”

“呵呵，逸凡，饿了吧，等会儿带你去吃海鲜。”江月转移了话题。

“嗯，是饿了，不过我要先回酒店换衣服。”沈逸凡说。

“咦，你衣服怎么回事？湿了？”江月这才注意到。

“可不，被强暴了。”

“呵呵，被女流氓劫了？”江月笑。

“嗯，劫财劫色，损失惨重。”沈逸凡夸张。

“是你主动献身吧，你这家伙巴不得有美女劫你呢，咱可说好了，咱家的东西可不能随便让外人看见。”江月开玩笑地说。

“咱家东西？啥东西？”沈逸凡没明白。

“这里、这里、这里。”江月抽出一只手来，指着沈逸凡的身体各处，贼贼地笑。

“噢，哈哈……”沈逸凡大笑，“还没到验货的程度，她只是用嘴巴侵犯了我一下。”

“啊？怎么说着说着成真的了？”江月一个急刹车。

沈逸凡的头险些碰到前挡风玻璃上，“你搞什么？”沈逸凡回过神来，拍了拍江月的头，“看你，大惊小怪的，想谋杀我呀！那个机友晕飞机，吐了我一身，所以说她用嘴巴侵犯了我一下，你想哪儿去了。”

“谁让你拐弯抹角的。”江月嗔怒地瞅了他一眼，重新打火开车。

西环路上 奔驰轿车里 两点三十分

苏映雪迷糊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四周太安静了，她睁开了眼睛，透过车窗往外看了看，发现车窗外不是繁华的闹市，而是荒郊野外。

公路上偶尔有一两辆车飞驰而过，路边的树像冷眼旁观的怪物。

苏映雪皱了皱眉头，有些疑惑，这是哪条路？她记得去德隆大酒店不是这么走的。

再看看，前面路两边就是起伏的丘陵山了，苏映雪急忙叫起来：“不对不对，你开错了，不是这条路。”

刘东不作声，仍然开车，车速更快了。

苏映雪心里一惊，声调都变了，“停车！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掉头！”

刘东还是沉默不语，把油门踩到底，把车开得像火箭。

苏映雪又着急又害怕，她使劲想开车门，但车门被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苏映雪转过身抢方向盘，车子歪歪扭扭急速前进，情况很危险。

“你老实待着！不然让你不得好死！”刘东抽出一只手，把苏映雪一下推翻在座位上，阴沉地说。

“你要干吗？”苏映雪吓坏了，她大声质问，突然想起手机，就手忙脚乱地掏手机拨打110。

可是，苏映雪刚掏出手机。刘东猛地一踩刹车，苏映雪就随着惯性扑到前面，手机脱手掉在地上，屏幕闪了闪，灭了。

苏映雪稳了稳身子，惊恐万状地看着刘东，刘东阴森地冷笑着，目露凶光，把苏映雪按到了座位上。

“救命啊！”苏映雪失声尖叫，拼命挣扎。

“叫破喉咙也没人救得了你了，跟着你那该死的爸爸一起死吧！”刘东说着，一手按住了苏映雪的肩膀，一手抚摸她的脸，“长得不错，可惜生错了人家……”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块白色湿毛巾，用它捂向苏映雪的口鼻。

巨大的恐惧袭击了苏映雪，自卫常识告诉她，那很可能是乙醚溶液浸过的毛巾，如果让它捂住了口鼻，她一会儿就会昏迷，接下来会发生更可怕的事。

求生的本能让苏映雪强烈地反抗，车里空间狭窄，她使不出力气，湿毛巾擦过她的脸，留下惊心的凉意。苏映雪晃动着脑袋，竭力逃避刘东的魔掌。

刘东有些烦躁，粗鲁地骂了一句，欺身上来，跪在驾驶位上，探着身子想制伏苏映雪。